

卷之三



康熙丁酉冬假同門李廣文秉成所買宋槧官本手技垂令張翼庭倪穎仲各校一過今以其手技本相勘猶有漏  
落三人僅敵一手何秉成之絲髮如心也書以識愧 己亥初夏何仲友

曹通政寓所藏宋本公羊合何氏所校宋槧官本蜀大字本及元板注疏并參以石經用朱墨別異  
乾隆癸酉冬月松崖惠棟識

壬辰仲冬小門人未邦衡臨校 沅案惠氏之小門人也

癸丑六月廿八武進臧輔堂校錄一部畢時寓于袁氏拜經樓并錄何惠朱文舊款識所云宋本即余仲本此校或云余  
或云宋官本是宋鄂州學官書朱墨別異實多混用

是年七月段玉裁臨校

嘉慶己巳吳縣江沅詳錄校一過於段氏之七葉衍祥堂辛未季秋又於南園為陳師竹臨校此本下二日許而散

嘉慶辛未之秋 江錢君帥為年照錄於南園并夏  
飯餘良庭先生西過惠松崖先生評點時癸酉小春  
十八日也今閱已四十餘年矣言容雖變筆墨猶  
新集成公羊逸禮膳儀記數語成書  
記元孟春三月陳師竹舊字也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卷第二十五

起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卷第二十五

漢何休學

定公

釋文何以定公為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

據莊公雖不書即位猶

書正月

據莊至正月。解云即莊公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是也。按

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無正月故據之若然按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

王正月下有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薨于

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定公不類寧得據之其閱信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

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桓公哉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者正以昭

元年

卷第二十五

定公



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正月者，正即位也。本有

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本有至即位。何言乎

王正月，大一統也。何氏云：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

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于庶

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繫于正月。故云

政教之始，以此言之。似書正月者，為大一統也。而言

本有正月者，正諸侯即位者，兼二義故也。何氏云：自

公侯以下，皆繫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諸侯即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

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

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

書正月。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解云：謂定公行

即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雖書至正

月。解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後，故

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

奉正者，正以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一即位而已，

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

于外，為辱實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

絕矣。是以何氏消暈作如此註，故諱為微辭者，謂經

與傳直作無即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即位，何以後

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爾。昭公喪在外，得入不

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據已稱元年，不得入

入，未可知也者。解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

入，未可知。不謂據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



松屋師曰推見致隱故多  
微辭微辭即微言也

之喪得入不得人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在季氏也今季氏迎昭公喪

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在

氏也。解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為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

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定哀多微辭微辭即下傳

父喪故云在季氏也。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

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定哀多微辭

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公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

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也

○定公至正月解云得為微辭者實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無正月如似即位

在正月之後是以無正月然故得謂之微辭○

務公室○解云下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其言新作之何修大

也註云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修大僭天子

之禮故言新作以見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

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註云務猶勉也不務公室亦

可施於久不修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

然則書其新作雉門及兩觀者主譏其僭天子之禮

可施於久不修治而錄之傳云不務公室亦得助成

微辭之義也○喪失國寶○解云下八年冬盜竊

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註云不言璋言玉者

起珪璧琮璜五玉蓋亡之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

尤重也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謂之寶

者世世寶用之辭也然則特書大弓者欲通謂之寶

八年疏珠作金

八年疏

卷之三十三

疏



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彼註云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食是也。其獲麟者即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是也。實為聖漢中興之瑞。周家當滅之象。今經直言獲麟不以此事若似麟來。周主更欲中興之兆。得謂之微辭矣。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公言主人者能為主人。皆當為微辭。非獨定公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

一 害容身慎之至也。

**讀**主人至焉爾。解云主人習其

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解詁之義矣。云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者焉。爾猶於是。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已之有罪乎。春秋假令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則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公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詁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修理不以公室為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是也。○**假設**而言至於此。○**假設**而言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哀言之也。○**讀**此孔子至之至也。○**解**云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沒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為之諱惡隆恩。



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辟其害則身  
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尊君卑已故生上下  
之文耳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  
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此曰慎之至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仲幾之罪何傳据言于

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或幾本仲幾之罪何解

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不或幾本仲幾之罪何解莫城也若今以草衣城

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

所主不葦素戈反一或作葦一或音初危城也

年城成周者既是以葦葦城也公羊之義以為昭三十二

讀如衣輕裘之衣禮諸至主者解云正以宋

人不治所主者晉人執而歸之于京師得為伯其言

于京師何據城言成周執不地解云即昭三

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

地即下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七年秋齊人

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九月晉

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自有解執未有言

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愉矣註云

未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閱錄之辭執伯

討也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

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見賢

未至之義解云下傳云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故

云大夫不得專執若諸侯執人即僖四年傳云稱侯







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若其大夫不得專執故其執人之時無稱名氏見伯討例雖無其師明以天子事執之見其得伯討之義也伯討則其稱人何國據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

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侯同例復發扶又反下皆同國據城稱名氏云云國解云即

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國諸侯伯執不稱人也

執者非伯討也是也若欲指經言之即成國故稱

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國故稱

人爾不以非伯討故曷為貶國據晉侯伯執稱人以

他罪舉國據晉至罪舉國解云即僖二十八年晉

已定矣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

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

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然則彼乃晉

文之執衛侯實得伯討之義而稱人者正由文公惡

衛侯太深愛叔武太甚故致此禍是以貶之稱人故

曰以他罪舉也今此晉人執仲幾亦得為伯討之義

而貶稱人故欲問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國據

伯討實與國言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國文不與者

貶稱人是也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國

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為天

公羊疏 卷之三十五 六 及古



子執之。○別彼。文曷為不與。○解云。據實與。但何  
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  
有為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  
救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  
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略卑之義也。○不言至別  
也。○解云。正以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襄十六  
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尊貴。當決於天子。若  
所歸之文。所以然者。正以諸侯尊貴。當決於天子。若  
其犯之。其惡深大。故須錄其歸之所在。即執衛侯。曹  
伯歸于京師。是其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其國者  
失所明矣。彼註云。錄以歸者。甚惡晉也。有罪無罪。皆  
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若然。案襄十九年。春。晉  
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其所歸者。正以  
會上執之。即會上釋之。實無所歸。寧得錄之也。若執  
大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為小惡。故從  
外小惡。例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

而言從外小惡。不復別之者。正謂時時錄之。以見太  
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  
無例至執之。○解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  
執之義。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今而書之。又  
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善為天子執。故  
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正以襄十六年。三月。晉人  
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皆  
書月。故也。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  
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既不在當書。而  
書月。以執之者。善為天子執之故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至自乾侯者。非公事

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

戊辰公即位。○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  
之日。然後即位。○據。癸亥得入巳。可知。正。棺於兩楹。



之間然後即位。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於北牖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于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能病，故也。小斂力驗，反下皆同。北牖音容，本又作牖，霤力又反，飯扶晚反，含戶暗。

反阼才。正棺至故也。○解云喪大記云小斂主人，故反。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鄭註夷之言尸也。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是也。云故示盡始死之禮者，示字亦有作不字者，誤也。云禮始死于北牖下者，即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云浴于中霤云云者，即坊記云于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於阼階，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是也。而言夷于兩楹之間者，即此傳云正棺于兩楹之間是也。云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者，何氏以意言之也。言此者，欲陳始死禮云天子五日云云者，何氏差約古禮而言之，欲道始死之禮。五日大斂而殯，殯訖成服，今欲示盡始死之禮，故云公之喪，癸亥日至于丁卯，殯而成服，戊辰之日，乃即位矣。云凡喪三日云云者，即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是也。鄭



註喪大記云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疎也引之者欲道喪入五日嗣子大夫授杖已訖可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

之喪禮於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據即位皆不日錄乎內也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

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即位故曰主書者重五始也

詳錄至始也○解云書日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煬宮者何○煬餘煬者何○解云正以春秋之內更無煬公之宮也○煬煬公之稱而立其宮故執不知問煬公之宮也○春

秋前煬公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

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立者何○解云欲言非禮

復不書日故執不知問○立者何至立也○解云隱四年冬衛人立晉之下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之下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然則春秋之內三發此文者公子晉之下

發之是春秋之首成六年立武宮之下發之嫌立宮與諸侯異例此復發之者正以立武宮書日此不書由故同之昭二十二年秋尹氏立王子朝不復發之者從立晉之傳可知○不日至立也○解云春秋



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曰故此不日嫌得禮也註言此者正以成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耳。○  
 所見之世故也若然按莊二十三年秋月桓宮楹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時是也莊二十三年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之下何氏云失禮鬼神例是也若失禮修營於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時是也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書月者何氏云月者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曰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楹功重於丹楹猶變例以書月况於始造宗廟為費實深寧不日乎例既宜日而不日者以當所見之世為內諱深使若惡愈於武宮是也

**冬十月實霜殺菽何以書記異也**  
 菽大豆時猶殺

菽不殺他物故焉異。○實于菽。○時殺至為異。○解

物者正以此經特舉殺菽傳云記異故也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殺菽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註云災傷二穀此災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據無麥苗以災書。○災書。○解

云即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是也然則大水殺麥苗傳云記災今此實霜殺菽傳云記異故據而難之若然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言實霜不舉殺菽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秋大水無麥苗者彼傳云何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彼註云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而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是也然則一災異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  
**大乎災也**  
 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



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異大乎災也。**○**解云。雖曰但傷者。正以異重於災。故也。何者。隱三年而作註云。異者非常。而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作註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然則正由先事而至。可以為戒。若其變改。竟不害人物。若似君父教戒。臣子之義。故但謂之異。而貴之矣。災者。隨事而至。害於人物。雖言變改。亦無所及。若似刑罰。一施不可。追更之義。故謂之災。而不重之。故註云。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然則直是美大。此異。故言異大於災。不論害物與否。五行傳云。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亦通於此矣。**○**菽者。至象也。**○**解云。菽。季不同。而得為其象者。正以菽為第三之稱。故為少類。季氏於叔孟為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為其象。菽雖第三。為稼最

強季氏。雖幼強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之象也。**○**是時至煬宮。**○**解云。何氏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復異。既為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于乾侯。讐人秉政。有年歲矣。為道亦何可知。忽然而立。寧不喜乎。是以忘其恥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為。故示之戒也。舊云。定公為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為父者。臣子一例。故也。云。故天示以早當誅季氏也者。天戒若曰。等欲勞心。作淫祀之時。不如作意早誅季氏。所以然者。雖作淫祀。終竟無福。早誅季氏。可以復讐去患。故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

**○**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聞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兩觀工與反。**○**桓至

其文問之。故先俱張本於上。**○**兩觀工與反。**○**桓至



言及。○解云。即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是也。兩觀微也。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解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二十五年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者。此皆天子之禮。然則兩觀既為天子之禮。天惡其僭。故災之。則知雉門與之同災者。亦僭明矣。故云。雉門及兩觀皆天子之制也。若然。昭二十五年。子家駒不言雉門為僭者。正以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若然。雉門為僭。於辭為負矣。寧知非是。上災兩觀。因及雉門而已。故子家駒不數雉門為僭。而何氏必言雉門亦如天子之制者。正以下文新作雉門及兩觀之下。傳云。不然。務公室既言不務。如公室之禮。則知天子明矣。

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據下新作雉門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時災從兩觀起。時災

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據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若言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

問雉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不復扶。○復至。以書。○解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註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

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夏。城中丘。傳云。丘。中者。河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註云。上言中丘者。何指

問邑也。欲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欲復言城中丘。何以書。僖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

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而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兩

觀災。何不能復重記災也。○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言之故。省文也。

公羊疏

卷之三十五

及古

疑如

疑如

疑如



當先去以白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先

去起呂。此本至云爾。解云在昭二十五年。反下同。雉至不書。解云知如此者。正以隱五年秋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助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是也。若然。須更修大還。僭天子而得書之者。但作微辭以譏之。仍自不。正言。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其言新作之何。據俱一。

門兩觀如故常。

與舊俱至故常。解云正以新作

言新作修大也。

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修

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修大也。

見賢。故

言至大也。解云莊二十九年作註云。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然則此言新者。見其料理舊牆。言作者見其增益。新木皆是。還大於諸侯之義。故言新作以見修大矣。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據西宮災。復修不書。解云在僖二十年。譏何譏

爾不務乎公室也。

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

不修。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

當即修之。如諸侯禮。

不務至侯禮。解云即文



譏何譏爾久不修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云不務公室者亦可以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修也云月者久也者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廢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修故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月以久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月者內有疆臣之讐外不見荅於晉故危之  
正以凡朝例時假有小事亦不書月是以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云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註云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然則彼是小故不足以月今乃內有疆臣之讐外不見荅於晉故書月以危之似若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何氏云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類也而僖十年註云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者善惡不嫌假令同辭亦何傷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後相犯時者諱公使

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故為易辭使若義

結善事○枝三傳作反○三月辛卯云云公羊穀梁皆

正○後相至善事○解云其後相犯者即哀元年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之屬是也云故為易辭者

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狡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三月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

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

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各一裘而

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夏戶雅反

年所註反雜七合反又如字惡蔡陳子○解云上

卒下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某而

言陳子儀九年宋子之下註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

出會諸侯非尸極之前故不各然則今此陳子亦然

但從宋子省文不復註之○三月月而至兵也○解云

春秋之義侵伐例時即上二年秋楚人伐吳之屬是

也善其義兵則書月即儀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

伯以下伐齊註云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

也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

召陵也似若成十六年秋公會單子尹子晉侯齊國

佐邾婁人伐鄭之屬今而書月復不舉重者善錄其

行義兵故也若然按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

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

鄭彼註云月者善諸侯征齊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為

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為桓伐有危舉不為義兵錄

及古則



故復錄會註云之屬當文皆有成解不勞逆說也言  
 楚以一表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者即下傳  
 云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  
 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也。○**○**拘不至  
 夫之。○解云僖二十一年霍之會執宋公以伐宋之  
 屬皆書其執今此不書故決之所以不直言賤之而  
 已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屬大夫猶書今  
 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執歸至執例  
 解云即僖二十一年註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  
 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  
 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也是其被執而  
 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  
 得從其例矣云云之  
 說備于僖二十一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為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為重書以歸殺之者責

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

臣之讐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也。○公孫歸姓

姓音生又音性為不于偽反。○**○**為不至故也。○解

下為季為下為治為蔡同。○**○**云正以召陵之會蔡

為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

○**○**不舉至位也。○解云正以襄六年十有二月齊

侯滅萊傳云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彼註云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然則

萊君死位故得舉重今沈子不死位故不得舉滅為  
 重而書以歸殺之也。○定哀至戒也。○解云定哀之  
 時文致太平若有相滅為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  
 惡即此經及下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  
 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  
 為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讐故有  
 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篇若有相滅  
 例今日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即哀公八年春王正



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實是滅曹但魯人諱同姓之滅而不書之是以亦不書日是也然則按哀公之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印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印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沒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與信辭

音羊又反二傳作臯臯數所主反楚浩油戶老反又復扶又反下而復復討同翕許及反之再言至錄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言昭公數如晉不見答者即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寸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五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之屬是數如晉之文也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答也卒為季氏所逐者即二十五年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是也寧知再言公為喜錄之者正以文承詳錄義兵之下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註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鳴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

杞伯戊卒于會不日與盟同日戊音茂又音不

日與盟同日。解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即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屬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



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則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是也然則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月正以與盟同月故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月者為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

音 權 時 則 桓 二 年 冬 公 至 自 唐 之 屬 是 也 若 其 有 危 乃 合 書 月 即 下 八 年 三 月 公 至 自 侵 齊 之 屬 是 也 今 此 上 會 有 義 兵 之 錄 上 盟 有 信 辭 之 美 又 再 言 公 為

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明矣既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其月為下事爾若然案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此與諸侯行義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為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註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註云不致之者為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註云以致復加月仍是不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月者重錄恩○解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



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

氏以天子喪為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劉卷者何

○解云欲言諸侯未有劉國欲言大夫大夫不卒故

執不知問。○劉卷至義也。解云正以召陵之經

劉子為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其若不然大夫之卒

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得錄見也。今而錄見明有恩

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劉子者天子之大夫

奉天子之命致諸侯于召陵。召陵之經序之于上。此

言主之。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

言我主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為王之

義。○卒者至禮也。解云若主會有恩禮者即違

例書卒。按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

時數有公會單子尹子之文。而皆不卒。言雖等有恩

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

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

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

之。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

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

隆於王。若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夏五

月王子虎卒。傳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

也。彼註云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

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

當有恩禮也。是。○言劉至天子。解云襄十五年

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

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彼註云諸侯人為天子大夫

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采邑氏稱子。不稱劉子

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

然則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人為天子大夫。所以

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

欲起大夫卒之屈於天子故也。○不日至不日。及古

○不日至不日。及古

○不日至不日。及古

○不日至不日。及古

○不日至不日。及古

○不日至不日。及古

○不日至不日。及古



解云文三年王子虎之下何氏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不在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知云不日者。比尹氏以天子喪為主重也。言劉卷卒所以重故書日。劉卷但為會主。其恩輕。故不日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囊瓦稱人者。楚為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

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於圍。○解

云正以下傳云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蔡。故知此。文楚人者是。囊瓦失言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者。皆下傳文云。故貶明罪重於圍者。謂由是之故。貶之稱人。明其罪重。異於凡圍矣。其凡常之

圍罪不至貶。即哀九年楚子以下圍蔡之屬是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圍魚呂反。左氏作

葬劉文公。○德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其

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

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為治其國。有功

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

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

諸侯也。○舉采七代。○舉采至侯也。○解云。知劉

公故也。知天子使大夫為治其國者。正以此人身在王朝。明其本國須有治之者。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



其子者正以父子並得之故謂之益云不以故國者經使無文不知其故國是何云因恩以廣義也者謂因有主會之恩遂舉采稱公以廣見其本是諸侯之義也云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者正以天子大夫本無稱公之義今言葬劉文公乃與葬晉文公之屬相似故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

敗績傳吳何以稱子傳據滅徐稱國伯莒左氏作柏舉

滅徐稱國。解云即昭三十年冬十夷狄也而憂中

國傳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為蔡故也與桓十四年

同傳言以下伐鄭傳云以者可行其意也彼註云以

已從人日行言四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

扶弓而去楚傳扶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離弓諸侯

形如夫嬰弓士盧弓遼反形大冬反嬰弓於射反

見司馬法傳扶弓至意也解云格猶拒也言所

盧力吳反傳以挾弓者謂若君使人追之時已即懷

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

處謂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弓者懷欲

到來復讐之意傳禮天子以干闔廬傳不待禮見

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讐傳禮見賢傳闔廬曰士之甚

言其以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傳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與師討諸侯則不免

奚案雖弓詩正義引公羊注作彫弓荀子亦作彫彫者正字雕者借字

公羊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



為亂。○將為于偽反下不為也。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

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是乎河。○時北

如晉。請伐楚。因祭河。○其反。又以為政反。○公為是拘昭。十二年。傳云。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何氏云。南郢楚都之類是也。○時北至祭河。曰。天下諸侯苟有

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文楚人聞蔡在侵楚之後。故也。

而伐蔡者。即下楚人圍蔡是也。圍而言伐者。舉總名。故也。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

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將于斯反。於是興

師而救蔡。○不書與子胥俱者。舉君為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為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為

非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而救蔡。○解者止。以蔡為兵故首也。○子胥至成之也。○解云。按此傳文。有善子胥之意。子胥不得見於經。而得為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至

於古。○



松屋師曰聖人許復讎所以申孝子痛其親之心自是天經地誼

各易天地交與父母支同故引以為證京房乾傳

曰土臨內象為父母

官無之蜀有

與也。○解云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事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為復讐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胥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註者取而況之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國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讐可也。國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讐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故得絕不得殺

之意以資為取與鄭異鄭註云資謂人之行也註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

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其於孝經疏也莊公至君也○解云即莊元年註云言遜者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誅誅不加上之義是也○易曰至曰生○

解云下繫父受諫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子復國非

當復劫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當丁復讐不除害

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復將恐害已而殺之時

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

可得殺不除去○墮許規反○時子胥至而已○

文又云數平王之尸血流至蹀此註不言之者省文

也按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



而言血流至踝者非常之事寧可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朋友相衛也

朋友相衛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為讐。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為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讐。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官併如字本亦作便佞。出蒼頡篇。漢主謂司馬遷云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義亦通於此。而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肺約為朋友。然則太公為師而言朋者蓋太公知其非常人遂除師學之禮。以友朋之道待之也。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云君臣言朋友者云云。即詩云朋友攸勸。以感德。註云朋友謂澤臣也。

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云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論語文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益友。蓋以闔廬為諱。何者謂一許為之與師終不變悔。是也。蓋以子胥為直與多聞。何者不敢虧君之義。復父之讐。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謂巧為譬喻。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辭佞辯為媚矣。案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而不相迎。迎出解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而音峻。

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又音巡。又玄徧反。先也。刺七亦反。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約。逾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日出表。辭若然。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為兵首者。蓋以吳王討楚兵為蔡。故且舉君為重。是以不得見古之道也。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據狄人盟于邢有進

行稱人○孟反○楚囊瓦出奔鄭○解云左氏以為

云知見伐由己故懼而出奔蓋何氏與之同而戰時

稱人者行不進矣○據狄至稱人○解云盟信二

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何氏云○反夷狄也其反夷

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

母也○舍其室因其婦人為妻日者惡其無義○解云

者惡其無義也者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

則月即定五年夏於越人吳信三十三年春上正月

秦人入滑之屬是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後臣恣日其魯

失國寶宋大夫叛○是後至夫叛○解云蓋謂下

衛之文是也云魯失國寶即下八年冬盜竊寶玉大

弓傳云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是

也云宋五大夫叛即下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

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狄宋樂世心自曹

入于蕭何氏云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

夏歸粟于蔡○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

得而序故言我也○時為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

粟與戍陳同義○為于○時為至之粟○解云即

偽反○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

當移上天下



年彼註云言妨其耕稼是也。○**國**與成陳義。○解云  
 即襄五年冬成陳傳云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  
 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彼註云離至離別前後  
 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  
 救之乃解怠前後至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  
 也註云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  
 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成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  
 然故云與成陳同義矣然則彼已有傳而復發之者  
 正以歸成之  
 文異故同之

於越入吳傳於越者何越者何**國**不言或者嫌兩國

於越者何。解云正以越為國名經典通稱忽加於  
 字故執不知問。越者何。解云問昭三十二年夏  
 吳伐越之屬矣。正以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  
 然可怪故執不知問。○**國**不言至兩國。○解云隱元  
 年傳云曷為或言會或言及之屬皆言或今此何故  
 不云曷為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

與越為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舊云正以僖四年傳  
 云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  
 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  
 今此若云曷為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為兩國是以  
 別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國**

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  
 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  
 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赤  
 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  
 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最重故謂之於越。見

賢徧反卒子忽反罷弊。○**國**註治國有狀云云治國無  
 音皮弊亦作敝音同。○**國**狀云云。○解云此狀謂模  
 公羊疏



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是以此註云：治國有狀云云，治國無狀云云。凶儀云：無狀，招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國赤狄至異也。○解云：正以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之文直單言狄，不言赤矣。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傳云：潞子之為善也，離于夷狄，是其加赤為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是鄙賤之號，赤者，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為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處，唯有越為此。文尋檢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註之。○國疾罪至於越。○解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言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

逐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音試。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為貶為弒子赤，貶是其以貶起弒也。按公子翬，仲遂之類，而不據之者，以其無卒文故也。今此欲道隱如之卒，經無貶文，故據卒時有貶文者言之也。欲舉君出為重者，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也。言舉其君出為重，即隱如之罪已重，是以於卒不復貶也。言故從季辛起之者，即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者，彼註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言季辛已起其逐君之義，是以於卒不勞更貶也。言猶衛孫甯者，即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註云：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逐為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逐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音試。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為貶為弒子赤，貶是其以貶起弒也。按公子翬，仲遂之類，而不據之者，以其無卒文故也。今此欲道隱如之卒，經無貶文，故據卒時有貶文者言之也。欲舉君出為重者，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也。言舉其君出為重，即隱如之罪已重，是以於卒不復貶也。言故從季辛起之者，即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者，彼註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言季辛已起其逐君之義，是以於卒不勞更貶也。言猶衛孫甯者，即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註云：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逐為重是也。







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為其難諱也。一字為

名。今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

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

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為其于僞反令力

丈反大音泰。見賢徧反。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

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

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

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可明矣。而賈氏云

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此仲孫至之仲孫忌。○

解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一字

至逼下。○解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

即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諱禮為下

之易。故曰不逼下也。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者。

松屋師曰。易雷雲屯。君子以經綸此文。致太平也。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經。論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化育之此。致太平也。文致太平之語。何氏當傳自七十子。唐時經師已不知其證也。

實不太平。但作太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太平也。按春秋說昭公亦為所見之世。而此註偏指定哀為太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云唯有二名故譏之者。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必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勛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與名子為宮。淫之屬。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註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音咸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公羊疏

卷三十一

及古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大雩國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

費重不恤民之費○費重芳味反下同國先是公侵鄭○解

侵鄭是也云城中城者即上六年冬城中城是也云

季孫斯仲孫忌如晉者在六年夏而於城中城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國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

自救之役○重之直用反

冬十月

官無我蜀有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國出入月者內有疆臣

之讐外犯疆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

月國春王正月公侵齊○解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

至自侵齊○解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國出入

至上月○解云正以春秋之例有雖在月下而不蒙

月者故賈氏云還至不月為曹伯卒月是也故何氏

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疆

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犯疆齊頻頻再出尤危於六年

侵鄭故知入亦當蒙月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

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

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便若得意者別

彼列此晉至之辭解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

反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言公會晉師是趙

鞅之師矣宣元年秋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

師于斐林伐鄭傳云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

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今此文勢與彼正同故此

何氏取彼傳文以解之公會至不致解云莊

六年作註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

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

則公與諸侯尊同體最莫肯相下故須別之見其得

意與否若與大夫盟會之時尊卑異等得意可知何

勞別之乎故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于莒慶盟于洮

何氏云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

在外猶不致也是云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

若得意者正以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

不致今此書故云使若得意者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靖公亦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徑諱段改  
連未脫諱

公羊疏

卷三十六四

及古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

者何。解云。欲言其祭。經無宮廟之文。欲言非祭。謂之從祀。故執不知問。文公逆祀去者

三人。諫不從而去之。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解云。謂文二年八月丁卯大

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祖。也是也。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

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言祀

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不至曰。叛。解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者。謂之叛也。不書至禘也。解云。何氏之意。以為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並作之。但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而巳。一禘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禘。同年時與。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禘之年。仍自乘上而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禘。同年矣。至文三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何氏云。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禘。是從僖八年。禘禘。同年數之。即文二年。為禘年。文五年。為禘禘。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禘。同年矣。凡為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禘。固當先之。則知此言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若然。說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當之矣。言祀至之辭。解云。桓八年。傳云。春日祠。何氏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然則此經何以不言從祭先公。或言大事于先公。而言祀者。見其相嗣不已。長久常然。故云。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至其順。解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



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闕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傳盜者孰謂傳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

疏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然則盜是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

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

季氏之宰也傳季氏之陪臣為政者傳季氏至政

氏之宰於國為陪臣而為政於魯故曰為政也

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

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

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于其家陽虎拘季

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為重音鳥

傳季氏逐昭公者解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

賊而鏡其板傳以爪刻其饋板

食同賊而五多反下同鏡本又作鐵比廉反

又且審反以爪刻饋板也本或作鉛誤

至板解云謂以指爪刻其饋器

之上斂藏衣物之板謂蓋板也

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傳於是時甫同布古反

又音布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

為季孫御傳至乎日若時解云謂至於某日如約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臨南至之出解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

石原儀後改賊

曰



虎之外生也。或云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言我季氏累世有

女以為臣。其乘繩證反。於其乘焉者謂於下皆同。女音汝。其車之時矣。子可

以不免我死乎。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

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車右

實衛之。從弟才。實衛之。守衛季孫不令走。諸陽之從

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衝。孟氏衝四達。可以橫去。數

所主。衝四至橫去。解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衝。反。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衝。孫氏曰交通四

也。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捶也。見一家迭食之

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

下車。而墜直類。陽越下取策。臨南駭馬。捶馬街

走。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

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

賴門閉。故著門。射食亦反。著直略反。註同。莊本然

而甲起於琴如。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

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甲公至地名。解云

父帥師而至是也。二家至起兵。弒不成却反

舍于郊。皆說然息。說解舍然猶如。同卻反。去略反

官橫



本又作却說然本又作稅始銳反又云

他會反註同說解舍也然猶如也

於陽虎為君故謂之弑也却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

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於郊故曰

却反舍于郊不謂元從郊來或曰弑千乘之主

千乘而不克舍此可乎嫌其近而無所依陽虎曰

夫孺子得國而已得免專國家而已如丈夫何

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稱尺職而曰彼哉彼哉

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

意慮反趨駕使疾駕一音七佳反既駕公斂處

父帥師而至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

公斂至之將解云左氏以為孟氏家臣

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

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王者起珪璧琮璜

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

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

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宗反璜音黃峨峨五多反

本亦作娥言賤物又在弓玉之上故執不知問

髦音毛璋言賤物又在弓玉之上故執不知問

侯春秋說文云不言璋言王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



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云。禮璋以朝。璧以聘。珠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者時。王禮也。弓繡質。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反又方。國言大者力千斤。解云千斤之文。何氏于反。國有所見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入石三斗有餘。故龜青純。純緣也。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龜青純。謂緣甲頰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上書

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為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青純之閏

悅絹反。下同。頰而占反。聲。國千歲之龜青頰。○解文匪反。著音尸。喪失浪反。國云以時事知之也。○解易曰至著龜也。○解云此皆上繫辭文也。今易本善作大字為異。彼註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國經不言龜至微辭也。○解云弓繡質龜青純。然則此等皆喪之而經言大弓。特不言龜者。正以禮器郊特牲。陳幣之時云龜為前列。先知也。以其先知。故得從寶省文。然則龜非珠玉而得從寶省文者。以其能定吉凶。可以世世保而用之。故註云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云此皆魯始封之錫者。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云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者正所以不言盜取而言竊者。蓋



是卑賤之稱是以不得言取也竊者是其正名是以  
即引家語以證之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  
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文云無以合信  
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者即上註云珪以朝璧以聘  
今珪璧盡亡故言此也云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  
書微辭也者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  
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  
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王大弓若似所謂寶王者即  
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  
金玉之然故得為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嚙卒

嚙救蕩反左氏作蕩

得寶王大弓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國微辭

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實失之

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息

微辭至故書○解云寶王大弓者乃是問公初

子孫無忘于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

上文直言盜竊寶王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王大弓傳

云何以書國寶也得之書喪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

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

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為一事以上

元年定哀多微辭之下何氏直數喪失國寶而已○

不以至當除○解云上文之下有註云無以合信  
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此寧知不復闕絕之者正以  
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為  
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云以竊  
寶不月云云者即上八年經云冬衛侯鄭伯盟于曲  
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王大弓是也則知今雖文承四  
月之下不蒙  
上月明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

書次而去○卻難起略反下○欲伐至而去○解

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

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

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

次也是也彼註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

國纒止次未成于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

不言伐言次也明國若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

秦伯卒

犯至于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

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其餘見言次不欲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

公故不易○不易以○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

盟則知平例書時而有月者皆見義矣而言不易者

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

也何氏云易猶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然則此

書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宣十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下何氏云月者專平不易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

者皆與鄉解合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上平為頰谷之會

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



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地類谷左氏作

夾谷熒或音螢一音 **國** 上平至致地。○解云：莊六年何註云：公與一國出會盟。

于瓊反處昌慮反 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今此上平為類谷之會，不易故月即此平不得意也。而致地者，正以初雖見脅終竟得意故也。云

類谷之會至曲節從教 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護、龜陰田。**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護、龜陰田？

**國** 據齊嘗取魯邑。○解云：即宣元年六月齊人取齊西田哀八年

夏齊人取謹及僂之文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國** 孔子仕

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國** 孔子至不違。○

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 齊人為是

來歸之。**國** 齊侯自類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

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

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

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

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國**

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國**

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國**

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國**

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國**

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國**



齊侯自頰谷至還之。○解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其四邑者蓋運也。謹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即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歸齊至齊同。○解云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者是其不言來之文也。言已絕魯不應復得者即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註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註云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取邑然則彼以未絕於魯魯猶合得之明其不從齊來齊人不當坐取邑故不言來此言來者入齊已久絕於魯不應復得之故言來從外來常文也言魯不應復得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言與齊人來歸衛實同者即莊六年冬齊

人來歸衛實是也。○夫子至之驗。○解云知夫子欲不受者正以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于魯魯不應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日獲田君子不貴故知孔子之意不欲受也若然莊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劫桓公是以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何氏云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然則此亦威劫齊侯而得田邑與彼不異而書不諱者正以曹子本意行劫以求汶陽之田君子恥其所為故不書也今在頰谷之會孔子相儀正欲兩君揖讓行盟會之禮阻齊為不道焚惑魯侯而欲執之孔子誅之首足譏處齊侯內懼歸其四邑以謝焉於其本情實非劫詐書而不諱不亦宜乎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三 及古周



宋樂世心出奔曹

宋公子池出奔陳

池左氏作地

師師圍費者○解云左傳穀梁此費

字皆為邱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宋樂世心者世字亦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鞏

于鞏左

氏作安甫

會于鞏者左氏穀梁作安

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肅字者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復出宋者惡仲

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彊

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

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復出宋至出也○解

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云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之皆是也者下十一

年經文也云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者正以隱元年傳云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

則弟辰是時事不獲已而從去故曰明仲佗強與俱出也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

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聚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三大至見矣○解云春秋之例外

大夫出奔悉書時即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也其眾出奔者於

國尤危故書月即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何氏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

家患明當防之是也然則彼以三大夫同出奔是以書月以見危此亦三大夫同出不月者正以舉國見

危也

此音義



其欲率國人去其危亦見矣是以不勞書月以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

于蕭以叛國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

及者後汲汲當坐重國時舉言宋仲佗是其欲率國

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云辰言及者後

汲汲當坐重者正以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及我欲

之故知辰言及者是其汲汲也而言後汲汲者欲言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國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蒞野 涖官

冬及鄭平

國不言至可知。解云決上經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叔還如鄭蒞野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國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

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

故略之國不日至略之。解云今責日月者正以

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具日月

故解之言子未三年失衆見弑者即下十三年冬薛

弑其君比是也春秋之例稱國以弑者失衆見弑之

辭故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弑者

公羊疏

卷之三十五

及古



云未至三年失眾見弑也云禍端在定  
定字亦有作在是字者今解從定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

**費**

據城費

**也**

然則彼時城費今乃墮之以於義

反故以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

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費郈叔孫氏所

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戮叛患之以問孔

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

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

一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

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孔子行至三

云按上十年齊人來歸邑之下傳云孔子行乎季孫

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註

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然則三月之後必似違

之今此傳文復言之者蓋不違有二何者按如家語

定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

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

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



文言其事矣。○家不至之城。○解云同之左氏則邑  
 無百雉之城者亦謂侯伯大都已言之若與之異則  
 魯凡邑皆然也。○**國**二大夫宰變數叛患之者。○解  
 云卽上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之屬是也。○郕費二邑相  
 因言之故謂之數耳。○**國**以問至墮之。○解云春秋  
 說及史記皆有此言云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者論語文也云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者正以  
 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  
 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  
 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雉者何五板而堵。○**國**  
 書之于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國**雉者何。○解云正以傳言  
 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國**雉者何。○解云正以傳言  
 其事須知雉之度數故執不知問。○**國**五堵而雉。○**國**  
 八尺曰版堵者。○解云韓詩外傳文。○**國**五堵而雉。○**國**  
 二百尺百雉而城。○**國**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

十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  
 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尙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

南面以受過也。○**國**二萬至制也。○解云公侯方伯

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

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

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二步二尺也云禮

天子千雉者春秋說文也云蓋受百雉之城十者謂

公侯於大子十取一之義似若孟子與司馬法云天

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云伯七十



秋大雩謂三月之後違之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不能至廢

謂三月之後違之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是後薛弒其君比晉荀

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如字朝歌是後至以叛

年冬云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者亦在十三

年冬按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弒比之前而後言之者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仲孫氏邑圍成月

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然邑公親圍

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

錄之圍成至錄之解云春秋義圍例書時即

解之莊二十七年註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今

此在內而致故須解之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者即公

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

征也者是其義也若然相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註云美

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

下土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

八年

卷三十一

文古



之野作其誓其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者何氏以爲啓非至德之主是以親征有扈非春秋所美豈害其義也云諸侯不親征叛邑者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而爲春秋所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作垂瑕

夏築蛇淵圍

大蒐于比蒲

夏築蛇淵圍。解云成十八年秋築鹿。也彼註云刺奢泰妨民也然則彼有成說故此處不復解之。大蒐于比蒲。解云桓六年註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所以書者即昭八年秋蒐于紅之下傳云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但彼已解訖故此處不復論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據叛與出入惡

同。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惡同不宜書歸作出入無惡然則書叛者出入以地正國也。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解云假令天子六

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軍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地正國也



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也**。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

**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子至誅事。○解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薛弒其君比。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鞅出奔宋。

○晉趙鞅左。疏音趙鞅出奔宋。○解云：氏作衛趙陽。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

趙陽字也。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帥師滅頓，以頓子糴

歸。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

不死位為重。○左傳作公孫。以頓子糴歸。○解云：詳字賈氏不註，文不備。○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解云：正

詳字賈氏不註，文不備。○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解云：正

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直言以歸，不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云：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正以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曰明楚陳以滅人為重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合當死位

為重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合當死位

及古國

趙陽字也



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  
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月者為下卒出

又作醉李本

戰例時偏

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然則諸侯之例詐戰者  
月今此兩夷相敗文宜略於諸夏  
而經書月故知為下卒文出矣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左氏作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他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賑市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天子

上士以名氏通

軫反

夫單名無字欲言微者名

氏俱見故執不知問

云天子之士而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  
其名氏故知之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尚  
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  
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  
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  
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  
不以名見故隱元年註云天子之士以賑者何

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  
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  
不以名見故隱元年註云天子之士以賑者何

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  
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  
不以名見故隱元年註云天子之士以賑者何

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  
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  
不以名見故隱元年註云天子之士以賑者何

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  
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  
不以名見故隱元年註云天子之士以賑者何

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  
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  
不以名見故隱元年註云天子之士以賑者何

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  
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  
不以名見故隱元年註云天子之士以賑者何



實俎之。腥曰脰。熟曰燔。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

本亦作膳。禮諸侯至譏之。解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禮。而書歸脰以譏之。則知助祭于宗廟者有受俎實之禮矣。論語云祭于公不宿肉者。義亦通於此。宗伯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似不通於異姓者。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主書至之義。解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深宮。隔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令其克改。寧有逐之。他國為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官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太子以小

一 亦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已之意。太子慙而去。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太子去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太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已。如此之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直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聵出奔。書氏譏之耳。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譏亟也。宋公至來奔。解云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春。自陳入于

蕭以叛至此。乃自蕭來奔矣。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比。則書而譏亟也。若緩于比。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

都當修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間隙之地

六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

未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間隙音閉

書者至于廟。解云曲禮下篇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云如入人都當

修朝禮者即桓六年註云諸侯相遇至竟必假途入

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其義也云

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于間隙之地者出曲禮

也云考德行一刑法者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

也云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云言公者不受于廟

者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下註云不言聘

公者禮聘受之於廟老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

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下註

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莊二十

三年夏公及齊侯會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

何公在外也彼註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

不受於廟然則受朝之禮禮當在廟老子歸美於先

君不敢以已當之若不於廟則言公即蕭叔朝公是

也今此會禮不在廟魯侯受之於外故言來會公矣

城莒父及霄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

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

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

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

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



去附錄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今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父音甫，粥羔羊六反，間。

**時**具然後為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須解之。云

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編云

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魯之司寇

云大者，蓋以無司寇之卿，是以大夫亦名大也。魯有

司空卿，孔子為司空，不言大者，是其一隅也。若以家

語言之，即定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

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註

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

拾遺者，皆是家語相魯篇文也。言不飾者，舊說云魯

前之時，粥羔肫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

乃正，故曰粥羔肫者不飾也。云齊懼北面事魯，饋女

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者，出孔子

世家按彼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

行攝相事云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

泗之淵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遂乎？於是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焉。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再三將受，乃語魯侯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如致，膳乎

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

郊，又不致膳，肥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

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欲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

可以出走，云云是也。云當坐淫，故取之者，推尋古禮

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既有淫泆

之惡，去冬以見之，其膏悼公受女樂二人，而為霸者

左氏之事，何氏所不取，不得難此矣。云魯人皆知孔

子所以去者，謂皆知魯公受女樂有淫泆之惡，所以

孔子去之云附錄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

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已之

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

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

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

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

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

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

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

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







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據魯至正也。解云即成十七年傳云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氏云魯郊傳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註

云。武王既沒。成王幼小。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

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傳卜春三正之義也。何氏必知

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養牲

不過三月。解云宣二年傳云。帝牲在下。滌三月。彼註云。滌宮名。養帝牲三年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

滌潔清。三年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是也。三卜之運也。運轉

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一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

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復轉卜夏三月。夏之正也。得二至可知。解云。必知得吉者。正

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傳云。三

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彼註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

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云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蒙卦象辭云。蒙亨。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氏云。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

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

象焉。修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非已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

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引

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

三卜

三卜

三卜

三卜

三卜

三卜

松屋師曰康成注易遠不及荀慈明虞仲翔



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然則卦象之  
義乃是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  
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云不得其事者謂  
不得其事之宜即五月郊天是也云雖吉猶不當為  
也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為本郊非其月雖吉亦  
不得為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云  
不舉卜者從可知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  
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  
正以言郊則知卜吉  
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說在莊三十二年解云

鄭軒達帥師伐宋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蘧條蘧條其居反齊侯至蘧條解

賈氏無說文不備也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註  
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

亦然故省文不註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  
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  
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  
蘧條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註之者從可知省文

邾婁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據會葬以禮書歸

舍且贈不言來鳳反即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

會葬傳云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云歸舍且贈不  
言來者即文五年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是也

奔喪非禮也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

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

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

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於甲反但解奔至晚施



年。禮天子至弱死。解云正以諸侯體敵而有會葬之禮。則天子之尊兩有可知。禮記文王世子曰：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故知有服無服，有差降明矣。既有差降，奔喪近於會葬，故知但以奔與不奔為異也。云禮有不弔者三：兵死、歷死、溺死者。春秋說文按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傳：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傳：妣氏

杞如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傳：妣氏卒。解云：穀梁

何。解云：欲言夫人經不書薨，欲言其妾諡同於夫人，故執不知問。傳：妣氏，杞女者。解云：正以杞女

為妣姓，何以不稱夫人。傳：據母以子貴。傳：據母以

故知之。傳：元年傳文，彼註云：禮妾子立，哀未君也。傳：未踰

年不稱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傳：是後衛蒯聩犯父命，盜殺蔡

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舍。傳：是後至君舍。解云：即

衛世子蒯聩于戚是也。云盜殺蔡侯申者在哀六年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傳：昃

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傳：昃音側

也。昃，易曰：日中則昃。解云：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

昃，是也。



辛巳葬定妣傳定妣何以書葬謂據不稱小君。子般不

書葬謂君此不言小君故難之。○謂子般不書葬。○

解云子般不書葬之事在莊三十二年子般未踰年是以不書葬今定妣之子亦未踰年與子般義同故

乃據而難之然則子般終不成君故略之定妣之子

終為君有即尊之漸母以子貴故書其葬但以今未

踰年故其母不稱小君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未踰年

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解未踰年

之君也謂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止之有子

則廟廟則書葬謂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諡者方當踰

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

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

也謂如未至夫人。○解云未踰年之君禮則無諡

今此定妣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諡者正以方

會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計云並謂父母

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

重而後輕云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今此何氏

繼而引之是以南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引之者欲

道定公五月葬定妣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

葬定公後葬定妣若其

同月當定妣先葬矣

冬城漆

春秋公羊卷第十一

各氏

公羊疏

卷三十一

公羊疏



李已葬定

春秋公羊傳

解云子般不書葬是以不書葬今定葬

不葬

而難之然則子般葬有即尊之稱母以下

同凡當我賊去葬矣君未驗年

葬也公翁葬我賊去葬其作一勢請之

葬而用之是以前云其奠也其奠也而日

葬而用之是以前云其奠也其奠也而日

葬而用之是以前云其奠也其奠也而日

葬而用之是以前云其奠也其奠也而日

葬而用之是以前云其奠也其奠也而日

葬而用之是以前云其奠也其奠也而日

葬而用之是以前云其奠也其奠也而日

葬而用之是以前云其奠也其奠也而日

葬而用之是以前云其奠也其奠也而日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七

起元年 盡十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二卷上

漢何休學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

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成也前許男斯見滅以

歸今成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

歸可知○復見扶又○隨微國至自復○解云正

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

公羊疏

卷二十七

及古



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故曰本爵俱侯也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衰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而云本爵為侯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明矣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云許男者成也正以下十三年夏許男成卒故知之云前許男斯見滅者即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男斯歸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皆書之成歸不書故知自復也○國斯不至可知○解云諸侯之禮固當死位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以見之者正以定六年之時書滅以歸其惡已著是以以此處不勞見之

麇鼠食郊牛國災不敬故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國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

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殺所戒反

婁至有差○解云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為惡明矣內之有惡而不諱者既在期外恩殺惡輕故也奔喪於去年之夏伐在今年冬故曰期外矣宣九年秋取根牟傳曰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註云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取邑其惡深矣是以諱之今乃期外恩殺惡輕由是不諱故曰當與根牟有差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婁取瀆東田及沂西田瀆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

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音郭沂魚依反。取瀆

及沂西田。○解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

而穀梁傳云：取瀆東田，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

未盡也。范氏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瀆東沂西為邑名。癸巳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所以再出大夫

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句繹古侯反，下音亦不與音預。所以

○解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

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

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

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若此註內直云所以

再出大夫名者，無氏字，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

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據彼註云

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

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此註氏字或

有或無，故如此解。季孫斯所以不與盟者，服氏云季

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也者，即其

義矣。而穀梁傳云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所據

孫斯不得田故不盟與何氏不合。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妻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戚者何？解云欲言



其國經典未有欲言其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  
據弗至于衛。○解云公羊之意以為成與帝丘道  
塗非遠但大同小異而已。今言于成者實是入于衛  
都是。是以傳云局為不言入于衛矣。言據弗克納未入  
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者即文十四年秋晉人  
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當爾之時接菑實不入國故  
曰不克納未入國之辭故曰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  
與納頓于於頓文同是其已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  
婁納者入辭也。今此上言納衛世子蒯聩下無不克  
納之文則是入國之辭矣。而言于成不言于衛是以  
據而難之。故註者疊之曰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故傳言局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聩者下曼姑圍成無惡文嫌曼  
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

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  
主書者與頓子同。○為于偽反去起呂反。○不至  
○解云正以和父之命理宜貶之。不謂更有經文可  
決也。然則文十四年御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缺  
亦是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正以納父罪不至  
貶也。彼傳云此晉御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  
大夫專廢置君也。是其讓之義矣。云故明不得也者  
正蒯聩無惡文則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云不去國  
見挈者云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註云接菑  
不繫邾婁者見挈子御缺也。今此不見見挈者不可醇  
無國文故也。云輒出奔不書云云。知輒出奔者正以  
蒯聩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禮當死位若其出奔者皆  
書而責之。今不書者正欲不責輒之拒父故也。云主  
書者與頓子同者。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彼註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人為盜  
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為盜

公羊疏  
卷三十一  
四



則定十四年夏則賸出奔宋之時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人為魯國復當合誅晉納之與同罪主書者從晉納故曰與賴子同義然則賸賸犯父之命其惡明矣但晉為霸主法度所在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後故云主書者從晉納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

敗績○栗一本作趙及鄭軒達戰于栗者○解云諸

秩二傳作鐵之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也州來吳所滅○楚也

○解云正以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云州來吳所滅者即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是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解云唐

稱公子者惡失親也○惡鳥○稱國以殺者君殺

七年傳文彼註云諸侯國為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為與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

今此無加文故問之○齊國至圍戚○解云公羊之

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先君而立輔○

奪輔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據晉至問之○

云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有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若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



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彼註云無君命者  
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制之惡人  
故錄其釋兵書歸而救之是也然則趙鞅操兵鄉國  
加叛文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國夏首兵不加叛文  
是以弟子婚而問之云齊國夏伯討也  
曷為與曼姑首兵而圍戚乎伯討也  
方伯所嘗  
討故使國夏首兵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  
公而立輒靈公者蒯贖之父以曼姑之義為固可  
以距之也  
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  
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  
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  
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

輒○上為子偽反下○曼姑臣也○解云註  
為輒為衛不為同也者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  
之臣也受命于靈公當立輒寧得違之乎故得拒  
贖矣似若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  
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彼註云上問下  
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不言至  
圍輒○解云蒯贖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正應圍衛而  
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  
衛則恐去年蒯贖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  
言圍戚以辟之靈公逐蒯贖在定十四年立輒蓋在  
上二年將輒者曷為者也蒯贖之子也然則曷為不  
立蒯贖而立輒  
據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贖為無道  
行不中善道  
○中丁靈公逐蒯贖而立輒然則輒  
之義可以立乎  
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



松屋師曰此論極有理  
聖門弟子亦不能沒

松屋師曰論語後出  
公羊先師比自未見  
也

與不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國**不以  
瞞命辭靈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  
**國**辭猶不從是父  
之行乎子也  
**國**是靈公命行乎蒯瞞重本尊統之義

**疏**是靈至之義○解云卽莊元年註云念母則忘  
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拒蒯瞞不爲  
不順齊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  
統使尊行於卑尊行於下是也  
不以家事辭王事

**註**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以王事辭家事  
**註**聽靈公命立是王事公法也是上之行乎下也  
**國**

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  
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口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  
**國**是王法行

正非義之高者也○解云正以上傳云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彼註

云是靈公命行乎蒯瞞重本尊統之義也傳又云不  
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

知宜是王法行于諸侯矣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瞞  
而引于法行于諸侯者正以靈公於蒯瞞若似天子

於諸侯故取以況之○**國**故冉有曰至伯討○解云  
此論語文也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

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  
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

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  
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云曰怨乎者  
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云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爲仁道卒



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  
周王平云出曰夫子不為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  
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崩贖父子爭國者夫子  
不助明矣云主書者善伯討者一則見輒之得正二  
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  
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此象季氏專政刺贖犯父命是後

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  
之會吳大為主是後至相放○解云即下文蔡

盜殺蔡侯申者○解云在四年云辟伯晉而京師  
楚者即下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云辟  
伯晉而京師楚是也云黃池之會吳大為主者即下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吳何以  
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  
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

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解云出禮記祭法文○解  
復立

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據立武宮言立○復立扶又

傷春秋見者不復見也○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

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見者賢○謂內至省文

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遂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

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

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  
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

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何以不言及據



雉門及兩觀。○觀田。○定二年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敵也。○親過高祖親疏適等何以書。○上已問

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何以書

已至僖宮。○解云正以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其稱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

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據彼註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王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然則今

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已云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記災也。○災不宜立。○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開陽左氏作啓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見若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

威相放當誅故貶。○惡鳥。○稱人至故貶。○解云

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十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

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

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

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

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哀公著治太平之終。小國卒葬



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治直吏反大音泰。○哀公至葬

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

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故君子謂之出奔也。何氏云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

千乘。然則秦伯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註謂之小

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

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

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感關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

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傳曰弑君賤者窮諸人。

此其稱盜以弑何。傳曰據宋人弑其君處曰稱人。殺音

弑下。○弑君至弑何。○解云文十六年冬晉人弑其

諸人。然則師彼解爾。賤乎賤者也。○賤于稱人者。

故此弟子据而難之。賤乎賤者也。○解云賤者謂士也。士正

賤乎賤者也。○解云彼註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賤乎

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賤乎

賤者孰謂。據無主名謂罪人也。○罪人者。未加刑

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

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近附。○罪人至

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閻弑吳子

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云

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者。卒詰為

終也。○不言至義同。○解云即襄二十九年閻弑

其君下。註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

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然則此

及古



處之益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  
王以方當刑放之故與刑人義同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赤者何國欲以為戎曼子

名則晉人執曹伯以界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

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曼音蠻界宋國晉人至子

左氏作戎蠻子也○國則晉至名歸○解云即僖二  
十八年二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彼則曹

伯不言名界宋人不言歸手此與故執不知問○國

欲言至當書○解云欲言亦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  
非戎子之名則微者之例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

不當書見故以不知問之楚何國据執曹伯界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宮子曰

辟伯晉而京師楚也國此解名此言歸意也前此楚

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

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

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

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

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



之。辟伯至楚也。○解云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即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于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此解至誅之。○解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云前此楚比滅頓胡者。即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輝歸。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云從而圍蔡者。即上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云蔡遷于州來者。在三年冬。云遂張中國者。猶言自盛大于中國也。云京師自置者。謂作天子自處置也。云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者。謂晉人畏其疆禦之勢。若京師矣。云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者。若言執戎曼子歸于楚。其文而名之者。為辟伯執歸京師之文。而名戎曼子也。云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執戎曼

子。故云使若晉非伯執也。云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云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者。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以與宋人。然則諸侯自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云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者。言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命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傳云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然則吳楚僭號非一朝一夕。已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此。

城西郭

○郭芳夫反

六月辛丑蒲社災

蒲社者何

據鼓用牲于社。不言

蒲。○蒲社左。蒲社者何。○解云正以社為積土。非氏作亳社。火燒之物。而反書災。故執不知問。



亡國之社也。○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

魯竟。○解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

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

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

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

不可為難按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宅范氏云殷都于

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而

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與社者封也。○

封土為社其言災何

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

柴其下。○

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

四方以為有國者戒。○

揜意。○

亡國至其下。○

解云

言蓋也。○

揜柴至四方。○

解云即郊特牲云天子

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

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是也然

亡國之社也

○

蒲社者

先世之

亡國

在魯竟

○

魯竟

○

解云

公羊

解以為

蒲者

古國

之名

天子

滅之

以封

伯禽

取其

社以

戒諸

侯使

事上

今災

之者

若曰

王教

絕云

爾左

氏穀

梁以

為亳

社者

殷社

也武

王滅

殷遂

取其

社賜

諸侯

以為

有國

之戒

然則

傳說

不同

不可

為難

按今

穀梁

經傳

皆作

亳宅

范氏

云殷

都于

亳武

王克

紂而

班列

其社

于諸

侯以

為亡

國之

戒而

賈氏

云公

羊曰

薄社

也者

蓋所

見與

社者

封也

○

封土

為社

其言

災何

據封

土非

火所

能燒

亡國

之社

蓋揜

之揜

其上

而

柴其

下○

故火

得燒

之揜

柴之

者絕

不得

使通

天地

四方

以為

有國

者戒

○

揜意

○

亡國

至其

下○

解云

言蓋

也○

揜柴

至四

方○

解云

即郊

特牲

云天

子之

大社

必受

霜露

風雨

以達

天地

之氣

也是

故喪

國

之社

屋之

不受

天陽

也薄

社北

牖使

陰明

也是

也然

禮記

作薄

社何

氏所

見與

鄭氏

異云

以為

有國

者戒

者言

若不

事

蒲社

災何

以書

記災

也○

戒社

者先

王

所以

威示

教戒

諸侯

使事

上

也災

者象

諸侯

背天

子

是後

宋事

彊吳

齊晉

前驅

滕薛

俠轂

魯衛

驂乘

故天

去戒

社若

曰王

教滅

絕云

爾○

背音

佩俠

轂古

洽反

下古

木反

十三年

同乘

繩證

反十

三年

蒲社

災何

以書

○解

云不

直言

何

同去

起呂

反○

以書

者嫌

覆問

柴其

下何

以書

故

復舉

句而

問之

○

是後

至驂

乘○

解云

春秋

說文

謂下

十三年

黃池

之會

時也

○

秋八

月甲

寅滕

子結

卒

冬十

有二

月葬

蔡昭

公○

賊已

討故

書葬

也不

書討

賊

○

及古



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國**賊已討故書葬也。

上盜殺蔡侯申者是隱十一年傳云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然則今

此蔡侯亦弑而書其葬故知賊已討也。○**國**不書至

以下也。○解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

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議之若殺微

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

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考諸正

本何氏之註盡於此若更有註者衍字矣

葬滕頃公

音頃。○此本又作范亦作庇同音毗左氏作毗

五年春城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曰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國**據楚子昭卒不

書閏。○**國**據楚至書閏。○解云即襄二十八年冬十

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是也彼註

云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然則相去

四十二日明其不得同在一月故以閏月言之。喪

以閏數也。○**國**謂喪服大功以下諸侯當以閏月為數。

○閏數所主反下。○**國**喪以閏數也。○解云此喪謂喪

及外月數閏數同。○**國**服也謂為之服大功以下喪服

者皆以閏數之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

數也。○**國**謂喪服至為數。○解云此數乃為頭數之

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

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



喪曷為以閏數國據卒不書國喪曷為以閏數國解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喪數略也國略猶教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

數國略猶至閏數國解云此數亦如加我以數年以恩殺故也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曰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

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所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云云之說在襄二

年十八

六年春城邾婁國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

石鼓

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

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國邾婁葭音加又音遐左氏

行下國城者至惡甚國解云正以襄二年遂城虎孟反國半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取之云不言取

之者魯數圍取邾婁邑者即上三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又上二年春伐邾婁取鄆東田及沂西田之屬是也先言圍者便文故也云有夷狄行者正以貪而無親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公羊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周



叔還會吳于祖

○祖莊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舍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

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傳

○君舍二傳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而立氏公子

○若舍二傳

據齊至公子○解云

商人弒其君舍是也

為諛也此其為諛奈何傳

問其義

○諛況元反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

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傳貴自專也

樂所

松屋師曰言委邦其此之謂

至不立○解云言人之所以愛樂乎其為君者貴君慕其自專故也然則此公乃有為而言非正道也

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傳

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

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

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傳晉

世子申生是也

○乘繩

晉世子申生是也○解云即僖五年春晉侯殺其

世子申生是也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傳

教陽生

走與之玉節而走之傳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

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為

嗣

○析思歷反為後于偽

節信至為嗣

○解云反下乞為同矯居兆反傳言與之為斷玉之信而



令之走也云奔不書者未命為嗣者案定十四年秋  
 衛世子蒯躄出奔宋書見於經故知陽生出奔不書  
 者未命為嗣故也然則公子陽生但是母貴宜立實  
 非世子而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雖非夫  
 人所生但秩次宜立謂之廢正亦何傷而舊云陽生  
 實是正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為嗣  
 即是大國之君出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入合兩書也者非于諸其家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國期  
 而小祥服期者除基下同期而至者除解云  
 言服期者除者謂從服之徒矣若其正服臣為君斬  
 衰三年寧得期而除乎按景公之卒在去年九月至  
 今七月其實未期而言服期者除者蓋陽生之入實  
 亦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是以傳云除景公之喪  
 也若然按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彼註云月者  
 大國篡例月小國而立納入皆為篡然則大國之篡

何合書月齊為大國而言事不宜引者正以陽生之  
 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于陳乞故也似若  
 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何氏云不月者移惡於魯  
 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  
 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  
 月正得述事之宜矣母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且反難乃國常  
 爾解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難言有魚菽之祭  
 之似若今人謂妻為兒母之類是也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國俗至  
 祭事解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  
 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為首即君牽牲  
 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是也若其齊俗則  
 令使婦人為首故此傳云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即其  
 文是矣國言魚至所有解云定元年冬十月隕  
 霜殺菽彼註云菽大豆然則彼已訓解故此何氏直



以豆言之若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願諸大夫之化  
 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  
 我也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  
 願諸至我也解云桓六年傳

云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也我亦彼註云  
 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  
 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今州公過魯都不朝  
 魯是慢之為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然則彼以州公

過魯而無禮故傳謂之化我亦今此陳乞亦以魚菽  
 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是無禮相過之義故  
 謂之化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  
 我也

曰吾有所為甲甲鎧  
 得若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加士舉巨  
 甲也

囊而至于中雷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雷  
 反又音託

各應引公羊也作致

雷力中央曰中雷  
 又反祀中雷鄭註云中雷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  
 以名室為雷庚蔚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  
 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雷  
 也故此傳云中雷註云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

色然驚駭貌色然如字本又作境居  
 開之則闐然  
 闐出頭貌委反驚駭貌又或作危  
 公子陽生

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  
 拜稽首而君之爾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

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  
 自是往弒舍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

句反



後往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入齊乃在弑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弑也。云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者。正以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諉成于乞故也。○不日至子同。○解云。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何氏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今此陳乞弑舍。所以不日者。亦是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故曰與卓子同。若然。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然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正以卓子之弑。實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云不日也。按陳乞弑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然則陳乞弑舍之事。與里克弑卓子。相類。而不月者。正以文承陽生入于齊之下。陽生之事。既不宜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若然。按僖九年冬。晉

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註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者。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寧得同之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鄆似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入不

言伐此其言伐何。○據當舉入為重。○入不至伐何



年傳例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人書其重者也然則傳例云戰不言伐入不言圍此云入不言伐者正以此經舉伐言入亦違舉重之例是以據經以釋之傳例云者序用兵之次第輕重備

言不足怪也 **內辭也若使他人然** **諱獲諸侯故** 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

醇順他人來文 **諱獲至來文** **解云若其不諱** 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是諱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

常文不為早晚施是也今使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云醇順他人來文者

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來文 **邾婁子益何以名** **據以隗子歸不名** **罪反**

也 **邾婁子益何以名** **據以隗子歸不名** **罪反** 邾婁子益何以名 **據以隗子歸不名** **罪反**

也 **邾婁子益何以名** **據以隗子歸不名** **罪反** 邾婁子益何以名 **據以隗子歸不名** **罪反**

也 **邾婁子益何以名** **據以隗子歸不名** **罪反** 邾婁子益何以名 **據以隗子歸不名** **罪反**

**據俱以歸獲也曷為不言其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據獲晉侯言獲**







不滅故不日云云  
之說在定四年

吳伐我

不言鄆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

去

不言至魯也。解云正以莊十九年冬齊人

遠也。然則鄆者邊垂之名。今不言鄆。直言伐我。故得

起其圍魯矣。○解云不言至而去。○解云國君當盟折

夏齊人取謹及僂。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

也。曷為賂齊

據上無戰伐之文

○僂昌善反。一音昌。然反。字林作僂。

左氏

取謹及僂。○解云左氏穀梁作謹。闡字。○外

田之。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註云據曹取之

不書。然則此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者亦據曹

取濟西田不書。但從彼省文。是以不復註解。○

上至之文。○解云謂此上經無魯與齊戰伐之文。計

無所謝無事。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

為齊所怒而賂之。取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為以

為以至來也。○解云正為七年以邾婁子益來。是以

賂齊二邑也。○邾婁齊與國。○解云正以魯獲邾

歸邾婁子益子邾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

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復扶

歸至歸之。○解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

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

見之。○嫌解至名之。○解云桓十五年傳例云。歸



公羊疏  
作無罪之矣則嫌魯人解齊邪妻予其罪合除是則  
書見故復名之見其不善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  
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註  
云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  
者其不稱其妻十益無罪善始惡終之文又見  
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過古義  
禾反也

齊人歸謹及僮

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邪妻子益所喪

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

西田同文

○喪自  
浪反

書者至同文○解云言所喪

何者歸者自與之故也若求乃得之者當言取即僮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成二年秋取汶陽之田之屬

是也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者謂若此邑元不入  
齊但以此來欲叛于魯齊人取而歸之然言與歸我  
濟西田同文者即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傳云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  
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註云不言來  
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然則彼以未之齊  
故不言來今此使若不從齊來是以謂之同文矣然  
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者正以謹僮  
實絕于我故也濟西田未絕齊人不當坐取邑謹僮  
實絕齊人當坐取邑明矣然則我與不即是不同而  
言同文者正謂皆不言來以為  
同文何妨言我與不仍為異乎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傳

其言取之何

註

據詐戰

言敗也

○雍於

註

據詐戰言敗也

○解云即莊十

年秋荆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

及古聞

公羊疏

卷三十七 二十三

及古聞



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  
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

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

蒙上月疾略之爾。○易也以豉反下同阱。詐謂

○解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駢而納

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

伏兵之謂也。○兵者至之爾。○解云下十三年春

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

易奈何詐反也。註云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

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

也然則兵之設也為欲征不義豈欲苟勝而為詐故

知春秋疾而略之皆不書月矣何者春秋之義偏戰

者比詐戰者月所以然者正疾其行詐略之故也今

此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魯前獲而歸之。

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月者至遇之。○解

國夏高張來奔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則

知來奔魯者例合書時今此書月故如此解文十二

年春正月盛伯來奔註云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

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者義亦通於此以此言之則

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為下戊

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

卷之二十七 二十四

及古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魯前獲而歸之。

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月者至遇之。○解

國夏高張來奔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則

知來奔魯者例合書時今此書月故如此解文十二

年春正月盛伯來奔註云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

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者義亦通於此以此言之則

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為下戊

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

卷之二十七 二十四

及古



公羊疏  
不蒙月何氏所以不註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二月  
祭伯來奔之下註云月者為下卒也出奔例時也然  
則上已有註故至庚  
與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

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

同

以所見之世詳錄小國卒日葬月是具常文即上四  
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二月葬滕昭公是也  
今乃卒月葬時故解矣言與杞伯益姑如同者即昭六  
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註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  
之之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  
錄向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  
系其義然則今此略之者亦為  
內行小失故曰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救中國不進者陳吳

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救中至不進○

年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註云狄稱人者善救  
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



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  
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傳云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  
中國註云言子起憂中國然則夷狄之人能憂中國  
也皆進之今此稱國不進者正以救陳欲以備中國  
故不進也知陳是吳之與國者正以吳人救之故也  
必知欲以備中國者非直見其不進亦以陳於諸夏  
之時乃是吳之屬故也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八  
漢何休學  
起十一年 盡十四年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八

起十一年 盡十四年

漢何休學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

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

獲齊國書○解云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何氏

公羊疏

卷二十八

古文



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不註。○戰不  
至與戰。○解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傳文而此舉伐  
者當爾之時魯但與其伐而不與其戰故得兩舉之  
矣。○國不從至國也。○解云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  
行父云云會晉卻克云云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註云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  
然則卻克之徒得敵齊侯者正以魯人與在隨從王  
者大夫是以得序于上而主齊侯合亦云魯公與伐  
而不使吳為主序齊下者正以吳是時為主會若其  
與之而序于齊上即是夷狄之主中國是以退之矣  
若然按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于戰于郟林  
父序于楚子之上亦應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而註  
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者正以  
楚莊王稱子據彼君文成矣有王伯之事雖以臣及  
君不嫌晉直今吳稱國君文不成而序國書之下寧  
得類乎。○國言獲至進也。○解云莊十年秋荆敗蔡  
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  
狄之獲中國也又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

許之師于雞父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註云能結日偏戰行  
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今經亦然故以言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何何以書國據當賦稅為何書

何于偽反下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國田謂一井

為同宗同國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

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若亦有井卷官嫌悉



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

公外募疆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音律又

音類乘繩證田謂一井之田。解云知如此者。

反復扶又反。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

井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

井出稷禾秉芻正米不是過也。按彼二文皆論此經

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也。不言井至賦

之名。若言用井賦則嫌城郭里巷之內但有一井之

處悉皆賦之。故云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

賦之。禮稅至什一。解云即宣十五年傳云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軍

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為公侯方百里按諸典

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為一乘則不合鄭氏云

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

云哀公外募疆吳者即上十年春公會吳伐齊十一

年夏公會吳伐齊此年夏公會吳于橐臯之屬是

也。云故復用田賦過什一者對常賦以為復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大夫無孟子。

**也其稱孟子何**。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

**也**。孟子者何。解云欲言魯女不言孟。昭公之夫人

也。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解云即

也。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解云即

也。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解云即

也。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解云即

也。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解云即

也。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解云即

也。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解云即

也。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解云即

公羊疏 卷之三十一

公羊疏 卷之三十一



于師故疑之。禮不至無別。解云上曲禮云反  
 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氏註云為  
 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賤取之於賤者世無本  
 者是也云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者欲  
 曲禮上云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  
 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之文乎  
 昭公至孟子。解云昭十年註云去冬者蓋昭公  
 娶吳孟于之年故更之然則此言昭公既娶者謂從  
 昭十年以來也而諱之吳孟子者即論語云君娶于  
 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  
 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也。春秋至國也。解  
 云言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隱元年仲子下註云仲  
 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用姓也  
 二年夫人子氏之下註云子也姓也夫人以姓配號  
 義與仲子同是言昭公之時諱之不謂之吳姬謂之  
 吳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不繫吳者正以婦人不  
 繫國故也言雖不諱猶不繫國者正以齊義穆姜之  
 亦不繫國言之故也。稱至諱之。解云若

言夫人又若言薨當言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  
 小君昭姬皆為大惡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  
 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為魯侯之妻  
 而卒之猶如定十五年秋姬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臯

橐章夜反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

運左氏作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

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夫

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為六卿



音終本亦作益。○解云即下十三年註同見賢編反。○冬十二月益是也。○宋國至六卿。○解云皆在春秋后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理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于陳氏晉分為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益盡冬踊者是其益為齊亡之一隅也。按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為魏趙韓今云晉分為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二家分之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傳其言取之何

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屋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

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

猶取也。岳五咸反一音魚及反易以豉反下。屋其

取之何。○解云七年九年註云據詐戰言敗也故此省文不復言之也。○屋前宋至鄭師。○解云即上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是也。

夏許男戍卒。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男戍本

比陳蔡至葬略。○解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

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

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遯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戍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

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

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戍自復罪惡深矣若

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后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



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據收陳稱

國○據收陳稱國○解云吳主會也○以言及也

時吳疆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

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

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辭使若

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

音○會何者正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

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註云言及者因其文

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

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云時吳

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者即上十一年五

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者是敗齊師于臨菑之事正以吳為夷狄數

伐中國而敗之故謂之無道菑字然有作晉字若作

晉字以黃池為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云齊

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春秋說文也以

下傳及註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

為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以諸至稱

子○解云諸夏眾強不復如禮反棄君父而事夷狄

恥辱之甚不忍言故深為諱進吳稱子矣而言冠帶

之國者正以夷狄之人不知冠帶故也是以穀梁傳

云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

冠而欲冠也范氏云不知冠有等差唯欲好冠是也

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據申之會楚子主會序

上○據申至序上○解云即昭四不與夷狄之主

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也。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

義故序晉於上。其言及吳子何。據鍾離之會。殊會

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益明矣。鍾至言及。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

變齊高無咎以下會吳子鍾離是也。僖五至明

矣。解云即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

于首戴然則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

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會兩伯之辭也。

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據而難之。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主之文

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

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

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當見賢

皆同。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

事之。然故曰人往為主之文。半抑至在下。解

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為伯也。故曰

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為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不與夷狄之

中主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據伯主人

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重吳也。其實重在吳。故

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

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經言公會晉侯。是其諱為吳

朱邦衡亦宜倒



乎諱也。註云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然為重吳。國

則此言諱而不盈者。意欲取彼傳文矣。據常殊吳。○解云即成十五年冬。秋

十年春公會晉侯以下。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

至也。○註以晉大國尚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

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

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

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惡

路。○註不書至惡愈。○解云若欲實而言之。天下諸

侯寧可悉至。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

其虛言某侯某侯則實不至者。不可空言。是以舉其

最大之國作天下盡會之義矣。○註齊桓至褒也。○

解云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傳

云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

為獨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以其餘

為莫敢不至也。然則齊桓之時。非獨舉大以明小。亦

兼舉遠以明近。今此但舉晉者。非尊天子不得褒為

遠舉皆至之辭。則傳云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者。指九

州之內言之。亦得謂之天下矣。○註主書至夷狄。○

解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

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 於越入吳

### 秋公至自會

有恥致者。願諱文也。

○註有恥至文也。○解云莊六年

註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然則今此寇帶之國。斂手從夷。乃是可恥之次。而致



之者正欲順其諱文使若吳尊事天子以會諸侯諸侯得意以會致之然故曰順諱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

○據上七年言曼多○魏多左氏○據上至曼多○解云即上七年

一○年春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復就晉見者

一○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就至

帥小○解云定六年冬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註

云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

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然則彼已於曾見詭今復就晉見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也等

是正人而於晉者見當先正大國以帥於小國故也

正大國以帥於小國故也

葬許元公

九月○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之費芳○味反下同○先

是用田賦○解云在十二年春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者何孛星也其言于

東方何○據北斗言星名○孛音佩孛星因孛字者歲反又息遂反○何

解云欲言是星星名未有欲言非星錄為星稱故執不知問○據北至星名○解云即文十四年秋七

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然則彼入于北見于旦也○平言其所孛之星名今言于東方故難之

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見于旦也

旦也○解云于字亦有作平字者誤也○旦者至為旦○解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

為旦○解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



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  
星字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其字之星漫道其  
方而已故言東何以書記異也  
周十一月夏九月  
方知為且也

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且見與日  
爭明者諸侯伐立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

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  
治直吏反  
十一

月夏九月日在房心  
解云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  
火故日日在房心也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

堪輿星經亦云也  
是後至道絕  
解云春秋說  
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  
晉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

記散亂孔子不絕也既言周姬亡  
晉東出故知由此  
字星周室遂微也言秦正起亦由此字星秦本紀云

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而并天下故云諸侯相  
兼為秦所滅也始皇胡亥並悉焚書聖人之道于斯

他矣故曰  
燔書道絕

盜殺陳夏彊夫  
陳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彊夫苦侯反  
又古侯反一作姬音同二傳作夏區夫

十有二月蠟  
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

一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  
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

主名  
麟力人反  
何以書記異也  
解云麟者仁

爾之時周室大衰為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興  
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氏云吉凶不並瑞矣

不兼之有乎義亦通於此  
非中國之獸也  
解云

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  
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  
合有若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之下傳云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鶴鴉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今始來之義是以穀梁傳云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是也○**西者**未分○**解**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為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必知狩是天子諸侯之事者正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桓四年春公**新采者也**○**西者**據狩言方地類狩于郎之屬故也**新采者也**○**西者**據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為文知庶人採樵薪者○**薪音新**芟所銜反**西者**者也○**解**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採薪者矣○**西者**至方地○**解**云謂據其處道其方地曰西○**類**賤人象也○**解**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大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

建未脫

人象也○**金主**至薪者○**解**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金乃舉此為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知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于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薪采者則微者也**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曷為以狩言之**○**據**天子諸侯乃言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去周起呂反于夏○**天王**狩于河陽○**解**云在僖二十八年云同○**公狩**于郎者在桓四年春○**河陽**至之時○**解**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即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為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時



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氏云狩例時此  
 月者讓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  
 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者是也然則河陽言狩  
 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按僖二十八  
 年冬天王狩于河陽之時乃冬言狩今獲麟之經春  
 言狩者蓋據魯為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為  
 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  
 時由此之故春而言狩矣

**大之也**  
○使若天子諸

**侯曷為大之**  
○據略微

**為獲麟大之也**  
○曷為為獲麟大之也

**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  
○為獲于偽反下為獲就為

**麟者仁獸也**  
○麟者仁獸也

**音**  
○據鶴至加文

狀如麇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

詩云麟之為靈昭昭也

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言人君但

當其視能明其禮又脩而麟至也是以春秋說云麟

生于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為土畜而

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為仁而與義

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下註亦云麟

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

赤目為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鶴

子云麟者北方亥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

言之水為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  
 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亥枵之獸陰  
 之精也  
 ○狀如至是也  
 ○解云釋獸云麇身牛  
 尾一角郭氏曰角頭有肉故此云狀如麇一角也  
 雅云麟狼額肉角故此註云而戴肉云設武備而不  
 為害所以為仁也者欲道中央之畜而傳得謂之仁



獸之義云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者在麟趾之  
也引之者欲道麟角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故得  
請之仁當時公族皆振振然而有王者則至  
信厚亦為仁之義故得并引之

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

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

鳳凰翔麒麟臻○太平音泰下太平皆同至乃有

○解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為聖漢將興之  
瑞亦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直以匹

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兼為庶人作法之  
義也○尚書至率舞解云各錄謨之文也彼鄭

註云簫韶舜所制樂宋均註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  
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

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  
九備而鳳凰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

焉引之者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瑞物乃來

之義○援神至麟臻解云釋獸云麟如馬一角

不角者騏舍人云騏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

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無王者則不至辟害遠也當春

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為異○辟害遠也解云謂無

道之世剝胎殺天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即家語云

孔子曰剝胎殺天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凰不

翔是也故云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

來哉孰為來哉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麇本  
又作麇亦作麇有以至角者解云即孔叢云叔  
皆九倫倫反麇也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  
麟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  
子曰有麇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



松屋師曰象同契曰夫  
子庚取至雄當為庚  
聖

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  
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為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  
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  
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  
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還是鉏商也而春  
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為漢獲之者微辭也故  
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為虛主宋氏云則帝未至故云  
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義也○見時至誰  
來○解云下註云夫子素被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  
周見采薪獲麟知為其出然則夫子素知此事而云  
孰為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為微辭非其本  
心註解其語故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矣或者  
素按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之辨未知薪采獲  
麟為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也乃后詳審方知為  
薪采者所獲於是煥然而**反袂拭面涕沾袍**○袍衣  
寤是以泣之亦何傷乎

前襟也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

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

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

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

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乃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

異也又先是螺蟲冬踊葦金精婦且置新之象夫子

知其將有六國爭疆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

流血之虞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

泣也○袂爾世反衣袖也涕他禮反袍步乃反又步

報反衣前襟也襟音金王於于汎反下火王而  
王之王同從橫子容反驅除並  
如字又上丘具反下直據反



云涕沾袍者袍亦有作袴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  
得之○圖夫子至代周○解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  
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錄從亭長之任而為天子  
故謂之庶姓矣○圖何者至之意○解云春秋說云  
麟生于火游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為土畜  
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  
火候既為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舊云木  
生火火生土麟為土畜亦受氣于火性合人仁故為  
木精也庶人火薪本供道費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  
人然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漢以火德承  
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  
故麟為薪采者所執其若不然麟為異物體形不小  
薪采隻夫寧能輕獲之乎○圖西狩至天下○解云  
言西狩獲之者即是從東方而王於西方之象卯在  
東方今在西方故曰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之  
文是其有刀之義也故曰言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  
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人秦宮是其  
卯金刀從東王於西以兵得天下之事也○圖不地

聖與也○解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  
見於魯乃為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  
得為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云又先是魯  
有二月益是也云彗金星婦旦置新之象者即上十  
三年冬十有二月有彗孛于東方傳云孛者何彗星  
也者是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星彗者掃除之象鄉  
辰而見故曰婦旦也然則益蟲冬孛者乃是天不能  
殺地不能理故為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  
掃地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  
圖夫子至之敗○解云六國者即燕齊楚韓趙魏也  
當爾之時齊據東藩燕楚強於南北韓趙魏居於晉  
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故曰六國爭強也戰國  
策云秦橫有崑崙謂之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  
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  
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  
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也  
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從橫相滅之敗也○圖







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為漢興之端卽上  
 傳云孰為來哉孰為未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  
 則見孔子將沒之微故。此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  
 加姓至云爾。解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  
 姓故也。云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  
 明王然後乃見故謂之類也。註又云時得麟而死者  
 卽孔叢子云麟出而春秋何以始乎隱。○  
 死吾道窮矣是也。○  
 作。○  
 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而按命篇云孔子年七  
 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為年七十歲者大判  
 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猶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之類。祖之所逮聞也。○  
 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  
 也。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  
 辟云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  
 師卒之下註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

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  
 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  
 年註云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斬衰三年。為祖父母  
 期。為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  
 害。○  
 解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  
 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  
 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  
 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  
 曰我但記先人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  
 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也。所  
 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  
 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



日。是也。○傳直專反註傳聞同復扶又反臣見賢  
 所以復發至義異○解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  
 子益帥卒傳云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帥  
 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  
 之君無恩于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  
 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  
 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  
 恩于其君故為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  
 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帥以臣見恩者言益  
 帥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云此以君見恩  
 者今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  
 異故重發按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  
 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氏云所以復發傳者益帥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  
 義異也然則桓公之時已發見君恩之薄今復發  
 之者正以桓公之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

為之諱大惡今時有恩于其君為之諱而作微辭也  
 伏註云諱義異也此復註云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  
 決之者從可知省文也云故多微辭也者即定元年  
 傳云定哀多微辭註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  
 喪失國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云  
 故立煬宮不日者即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云  
 武宮日者即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正以公  
 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如此解之也云子赤卒不  
 日者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云子般卒日  
 是也者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  
 十八年子卒之下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  
 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註云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何以終乎哀十四  
 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與是也

年○據哀公未終也○據哀公未終也○解云正  
 左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公曰備矣○人道決王道

遂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日備矣人道決王道



備必止于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風  
 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太平以瑞  
 應為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  
 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  
 不終竟○道決于協反一本作市據  
 作市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文以親祖親曾祖以曾  
 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之道決也云王  
 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於獲麟懷懷治之至  
 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云必止至于麟者正以獲麟  
 之后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撥亂  
 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  
 禮作樂之后蕭韶九成鳳凰乃來止巢而來匹之類  
 也云故麟于周為異者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

其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云春秋記以為瑞者記亦  
 有作記者今解彼記也云明太平以瑞應為効也者  
 言若不致順即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為太平之効  
 也○絕筆至漢也  
 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亡欲  
 別起為正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  
 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為治國之法是以不  
 得錄于三時矣○又春至終竟  
 始正則信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君子曷為為春秋  
 書晦有事不書也者義亦通此君子曷為為春秋  
 據以定作五經○謂孔子曷為為春秋  
 嫌其大晚于諸典之後○據以定作五經  
 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  
 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  
 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  
 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



松崖師曰此皆聖人之教  
言也不必引緯書其誼  
反駁矣

感案據言蜀大字本仍作鳥則  
作鳥字者為官本可知矣他可  
類推原按或注明或不注明甚  
難分別今錄按恐定其舊故  
毫不更改增損但寓是非之意  
耳

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  
麟之後乎故據五經以推之撥亂世  
諸正莫近諸春秋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  
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  
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身化為白  
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  
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  
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如字演以善反近又  
解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  
奮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后見端門之書知天  
命已制作以俟后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為撥亂之道  
以為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

其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后乃作春秋矣即  
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得麟至之狀  
解云演孔圖文也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及  
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于東方矣  
秦始皇名正方欲起為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  
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  
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血書其  
血乃飛為赤身其書乃化為白書署之曰此是演孔  
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按秦本紀  
云秦皇為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  
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之科舉之亦何  
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科舉之亦何  
傷云孔子仰推天命者謂仰推尋天命即端門之命  
是也云俯察時變者即蠡蟲冬踊彗星端旦之象是  
也欲尊天命故以俯仰言之云却觀未來豫解無窮  
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  
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之法以授之矣  
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夏齊



松屋師曰此與中庸相發明

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彼註云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相背故書以撥亂也是也

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言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

為作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為年

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

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為同是與音餘下及

註則未至是與解云為音于偽反公羊子謙不

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其諸至道與解云其諸辭也即桓六年夏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

松屋師曰堯舜至聖也孔子至誠也苟不固陋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堯舜之知孔子也

云其諸辭也是也君子謂孔子不知為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堯舜至之道解云言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者堯典文也云百獸率舞者舜典咎繇謨皆有其文也云鳳凰來儀者咎繇謨文也云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為年以敬授人時者欲以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云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者欲以堯舜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云道同者相稱者謂孔子之道同于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云德合者相友者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

也註末不亦樂者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

孔子為制作疏末不至子也解云孔子之道既與

然則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已而制道

術預知有已而為君子而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聞

孔子為制作疏末不至子也解云孔子之道既與

然則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已而制道

術預知有已而為君子而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聞



松屋師曰後聖即中庸  
所云百世以俟聖人不  
指漢高

經傳貳仟貳拾壹字  
注參什參伯拾玖字  
音義捌伯捌拾玖字  
余仲仁刊于家塾

帝是孔子亦愛慕堯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註待聖  
舜之知君子而效之疏制春至後聖。解云制作春秋之  
漢之王以為法疏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  
也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註樂其貫於百王而  
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疏以君至此也。解云  
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註樂其  
至不息。解云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有國家者最  
所急務是以貫通于百王而不滅絕矣故孔子為後  
王作之云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者謂名之曰春秋  
其合於天地之利生成萬物之義凡為君也  
不得不爾故曰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也

皇朝崇禎七年歲在癸卯關西關氏古虞氏氏繡鐫

春秋公羊卷第十二原十三後改十一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八



校宗本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康熙丁酉何仲友煌義門先生之弟  
以宗槧官本校于毛晉汲古閣刻注疏本上乾隆癸酉惠松  
崖徵君棟據何校增入曹通政寅所藏宗本蜀大字本元  
板注疏本重校一本其小門生朱邦衡臨校之乾隆癸丑臧在  
東鏞堂二臨校一部其年七月段懋堂玉裁又臨一部江鐵  
君沆復從段臨過錄此本以貽其門下士陳碩父奐奐于咸  
豐紀元手書其傳授于卷端一書之校錄經無數各人經  
師再四細勘流傳二百餘年之久非獨卷冊完好且校字  
離句精密異常想見老輩好學之勤劬讀經之審慎信非  
後生小子信手塗抹有始無終者可比也書中引校本今推



余仁仲本嘉慶中汪中問禮堂有仿宋本原本猶藏項城  
袁氏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二有之餘本多亡佚矣嘉慶二  
十一年阮文達元子南昌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其公羊校勘記  
中已引此惠校本惜未見余仁仲原本尚有疏漏然公羊家  
說流弊滋多平時為兒子諸從子及門弟子授經必力糾其  
誤而後宋成癖觀此精校善本重以名賢手澤而終無所  
動于中書友索值祇五面銀十圓即如值酬之今日經學晦  
盲二三暴富子但知購宋本不知重聖經驟龍領下之珠宜  
其睡中為我探得矣戊午首夏望前二日德禪記



汪中刻公羊在道光四年非嘉慶中也前跋誤記



卷之二